

II 漢代文學

司馬相如

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
妣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
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
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
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犇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
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
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
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
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

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
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
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
盤紆峩鬱，隆崇峯萃；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
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珉，錫碧金
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

司馬遷

史記

鴻門宴（項羽本紀）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
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
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

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

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

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

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

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

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

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

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

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

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

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

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

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拔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

指，目眦盡張。項王拔劍而怒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

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

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

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

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

王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懷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

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

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道將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

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

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

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

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

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

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獻亞父。會

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

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

其轡，不持節，待將軍。臣死且不避，

死且不避，

死且不避，

死且不避，

死且不避，

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鄴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曹沫劫盟（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

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劉 向

緹縈救父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

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所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示，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導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而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之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古詩十九首

佚名

(一)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二)

青青陵上栢，磊磊礪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三)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

(四)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五)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孔雀東南飛

佚名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為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搥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遣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為

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硃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謝阿母，母聽去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紐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慙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

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駱驛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絲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曖曖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躑躅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紐，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

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